



文 蓬生

欧洲的 “多元文化”何处去

当前，欧洲有一个越来越突出而令人相当关注的问题，那就是外国移民的急速增加，而其中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。外国移民带来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景观，形成欧洲学术界与舆论界及政界常说的“多元文化”或“多元文化主义”。

“多元文化”的最大特点，就是移民群体可以遵循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在自己社区生活。可是，这一问题目前在欧洲却引起愈来愈激烈的争论，“多元文化”正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。特别是今年夏天，英国的以少数族裔为主的青年发动骚乱，以及挪威的以反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极右翼分子制造骇人听闻的血案，从不同的侧面凸现移民及“多元文化”问题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复杂性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欧洲诸多人士纷纷出面唱衰“多元文化”，这无疑为欧洲社会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。

经济全球化是欧洲移民迅猛增加的大背景。正如法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拉姆·艾伦贝格尔所说：“过去 30 年意味着世界史的重大转折，国际上的人员流动成为普遍现象，每个公民和工业化世界的每件货物几乎在 36 个小时内就可以绕地球一圈。”这是就全球而言，至于欧洲更有其特殊情况，那就是欧盟不断扩大，促使人口进一步流动；欧洲国家普遍出生率

下降，人口老龄化严重，亟需劳动力；许多欧洲政府一度采取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。

据欧盟的一份报告称：从2002年起，每年进入欧盟的移民总数达到160万至200万。尤其令人们关注的穆斯林移民，目前在欧盟已达到2000万至2300万，约占总人口的5~6%，而据美国的一项研究，预测到2025年，这个数字将激增至3800万。目前在欧盟内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包括：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西班牙、瑞典、丹麦。其中，眼下穆斯林人口在法国超过800万。在德国600万（其中约400万为土耳其人），18岁以下人口有三分之一为穆斯林人。在英国240万，英国现有600多座清真寺，1400多个伊斯兰组织。至于在比利时，现在出现频率最高的7个男婴的名字分别是：默罕默德、阿达姆、拉扬、阿尤布、迈赫迪、阿米内和哈姆扎。目前，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一些大城市所占比例是：伦敦、巴黎和哥本哈根均为10%，布鲁塞尔、伯明翰均为15%，马赛、鹿特丹均超过25%。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等原因，欧盟白人出生率远低于穆斯林人口，有一项预测显示，到本世纪中叶，整个西欧的穆斯林人口可能超过非穆斯林人口，其中，在英国，到2026年，白人在伯明翰就将变为少数群体，而在莱斯特，这种情况甚至会更早出现。这便是许多人所说的“穆斯林的欧洲”或“欧洲的穆斯林化”。

二

毋庸置疑，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为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但是，从总体上看，他们的生存状态往往不尽如人意，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，其中大部分处于社会的底层，他们的生活相对贫困，由于缺少文化技术以及语言等原因，一般从事当地人不愿干的体力性为主的工作，较好的工作岗位轮不到他们。今年伦敦发生骚乱的托特纳姆区是全市有名的贫困区，55%的当地居民属于全英国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群，这里，每54名求职者只有一个能找到工作，而此区也正是海外移民的聚居区。

欧洲的移民大多来自前殖民地，比如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南亚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，法国的大多来自北非诸如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（不仅如此，法国还有不少吉普赛人）。这些移民在欧洲各国的城市里各自有集中居住的街区，往往形成相当独立的社会，在这里，人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愿意甚至拒绝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，以至于程度不同地自外于主流社会。他们如此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

式，往往被唯我独尊的主流社会所不屑，被视为“异类”、“抱团”，受到新的条件下的某种殖民歧视与种族歧视。还因为他们不满被社会边缘化的生存现状，不满欧洲追随美国，采取损害伊斯兰世界利益的政策举措（如军事打击伊拉克），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越来越持某种怀疑与警觉的态度。

三

关于欧洲移民及其“多元文化”，当前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动向是：去年以来，欧洲官方纷纷散布悲观论调，力图采取更加严峻的政策，为“多元文化”踩急刹车，回归欧洲传统的以基督教价值为中心的单元文化。德国总理默克尔、法国总统萨科齐、英国首相卡梅伦、荷兰副首相马克西姆·弗尔巴哈等一齐登场，共同唱衰欧洲的“多元文化”。其中，默克尔说：“在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，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，已经彻底失败。”卡梅伦也认为“由国家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”。即便是被认为最自由、最宽松的荷兰，其副首相今年夏天也宣布要“改变多元文化政策”，认为“过于承认异文化社会的自由，反而会引起相互间的疏远和冷漠”。这些出自官方的态度鲜明的政策宣示，客观上鼓舞了社会上原本存在的极端排外的极右势力。他们对本地移民尤其穆斯林移民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，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对其蔑视、妖魔化。他们大肆散布种族主义言论。尤其在金融危机、经济低迷的情况下，他们更是把移民当作替罪羊，指责这些移民一方面抢了他们的饭碗，享受他们的社会福利，另一方面却不愿遵循社会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。

欧洲社会上正在回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遭到许多有识



之士的抨击。他们认为：欧洲要维持社会的发展，必须很好地与移民相处共存；欧洲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经导致了上世纪的悲剧，“二战”后在对此进行反省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，历史教训应当铭记；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的必然，没有理由断言“多元文化”的努力尝试已经失败。

四

欧洲的“多元文化”今后何处去？这其实不是一个小问题，它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欧洲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如何发展，以及该地区能否保持和谐稳定。

首先，关于欧洲的“伊斯兰化”，现在欧洲社会上炒得比较热，对此甚至惶惶不安。但也有些非欧洲的学者认为这过于夸大与渲染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出生率较高等原因，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，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，恐怕是大趋势，不可回避，难以改变的。对此，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。

第二，包括穆斯林人口在内的广大移民会继续为欧洲的发展作出贡献，他们从事的很多非技术或技术含量较少的工作，当地人一般不愿涉足，甚至有人说，如果没有他们做环卫工作，欧洲将处处垃圾成山；没有他们当收银员，超市将关门；没有他们做保安，很多场所会乱了套。而且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会继续使欧洲原有文化丰富多彩。比如英国一年一度的诺丁山狂欢节，就是以加勒比地区移民为主体，展现该地区独特文化的盛会，每次都会吸

引千千万万游客前来观赏，这不仅推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，而且对促进当地旅游业有益。

第三，欧洲许多政府会进一步评估和调整对移民的现有政策。这包括收紧移民政策，比如英国要求移民者需在经济方面作“贡献”：规定在英投资1000万英镑，两年后可获得永久居留权；投资500万英镑，三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。同时对新移民在语言上有较严格要求。再就是要求移民融入当地社会。在德国，要求移民的孩子在校尽量参加宗教课程（基督教）。在英国，则要求所有移民在公众场合讲英语，所有学校包括移民学校必须向学生讲授英国文化。当然，一些过于强制的举措也引起不满与反弹。比如，在法国，不允许穆斯林女性着罩袍，不允许犹太男子佩戴大号十字架、头戴亚莫克便帽，更有甚者，以治安为理由驱赶吉普赛人，这些做法遭到广泛非议。

总之，欧洲的“多元文化”已处于十字路口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一旦处理不好，还要出事。这个问题说到底，是如何理顺不同民族与宗教相互关系的问题。按说，所有民族一律平等，民族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。而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，不同宗教应相互尊重。美国人塞缪尔·亨廷顿曾提出的“文明冲突论”是失之偏颇的，不同的文明固然有差异，但完全可以和谐共存，在交流融合中完善与发展。关键要摒弃偏见和歧视。西方一直以来总习惯于向中国人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，其实，我们许多方面，包括在处理民族、宗教方面，真有不少地方，值得他们好好琢磨与借鉴。W

欧洲街道

